

自叙

包義之易畫而已微文王之辭包義之畫不可通微孔子爲之傳文王之辭亦不可得而通讀易者不敢舍文王彖爻之辭以解孔子彖爻之傳獨至孔子傳繫辭則不顧其名不嚴其義若以孔子徒傳繫辭爲隆必於繫辭之外多爲甚深微妙之說以解之是何異乎舍春秋而說公羊穀梁以爲尊公穀乃斥公穀於春秋之外乎舍文王而尊孔子於是孔子之易乃離文王而獨立文王之辭不通包義之畫亦塞而謂獨探孔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微其尤岐者乃以爲獨得先天後天方圓圓圖之祕朱子旣成本義而後有說易但當釋傳之言其亦深察舍傳釋經之支離而舍經釋傳之支離言外蓋亦及之矣予之學易始辛酉當世無可質疑問難惟出入於漢以來易大師之說其疑且難有幸而解者不解者則存之丙寅爲人說易一過既以累梓人矣所爲說十五六采之先儒己意亦三四焉說誠邪亦幸無悖獨於所疑難不惟明夷六二渙初六何以同繫用拯馬壯吉之辭離九三家人九三何以一爻而繫衰榮相反之辭既濟水火亦相息何以不名之革而名之旣濟革亦水在火上何以不名之旣濟而名之革若是之疑且難存之旣不止十百乃至乾於卦爲純陽於世爲太平初九居正道時文王乃望其潛而戒以勿用孔子又反復以七十餘言申勿用之旨先儒於此皆無所疑難乎雖亦因其說以告人反諸心則終以爲疑且難而說之不安也求之經不可得乃退而反復以求之傳求之三年而後有感乎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之言因而求傳之書雜者則有曰元黃天地之雜也曰樞雜而不厭曰蒙雜而著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曰物相雜故曰文曰其稱名也難而不越標雜以教人旣至於七爻特立一傳曰雜卦孔

子而無取乎雜其於雜乃若是言之不厭其反復乎於是奉雜之義以求之傳又求之經以傳證經以經證傳又以傳證傳凡風所舉且舉於經傳以爲不得其說者因雜以求之不直得其說且若必如是說而後安不如是且必無說者已巴居大連病百日幸不舉閉門自養乃舉所會於雜卦自幸其通者經則卦卽其所雜而爲之解傳則句求其切於雜卦者解之不切者一二明瞭之其於經也不直通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故凡古今中外一切治亂成敗隆污庸慘不可說不可思之心與境無不攝之於六爻順則察其因逆則知其果旣以揭其病又以示其方予不敢曰舍雜卦而經遂無可通也然不奉闡物之教渾以求之卦則不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析以求之爻則不能范圍天地而不過將求其言則惟見其曲而不得其中將求其事則惟見其肆而不見其隱往往不知其所指開而求之雜其所指乃有不可思議之中其隱則一揭焉而人人可知也其於傳也予亦不敢謂舍雜卦而傳遂無可通然如先儒釋傳之甚深微妙謂爲雋孔可也未可謂其說當於繫辭傳之名與義也予之說傳無他字字必證之文王之繫辭與孔子之自傳而已不得於傳則求之經不得於經則求之傳傳之從經猶影之從物狹經而廣爲之說是狹通漢引則浩瀚而已別爲一流矣十翼之中其翼文王而鉤其深以致之遠者則雜卦也雜卦之於十翼猶字之有極含糊而舉挾株槩棟以說之字之全其可立乎予之於雜卦非有所泥也蓋舍之而經與傳之疑難皆不可解也漢儒旣言互卦矣後儒或疑之或信之互卦近雜卦矣疑之非也然孔子不言互卦且旣曰六爻相雜矣漢儒乃別立互卦之名又不知六爻之必相雜而惟以中四爻爲可互不信孔子信

之亦非也若予之愚則於孔子所不言不敢信所既言不敢疑以傳證經由孔子以通文王也以經證傳由文王以通孔子也以傳證傳則因孔子以通孔子通也不也非予所敢自斷要無一言敢繆於古人不得經傳之證亦不敢妄有所言耳稿成於己巳六削易之至於乙亥廢世之栗既六十年無以自贖乃止削改而以未能盡信之稿託之剖劂以希當世通人之教易之深且幾豈予之愚所能極而研其萬一然卽所開而得六十四卦所雜之病以知今日一切之原豈惟人可遷善而寡過世可由陁而返平凡立於天地之國一切疾首蹙額之憂患苟卽吾說而求之易包義固盡其憂患之象文王孔子固示以濟憂患之航患不信不用信而用之固無一而不可濟也文王之說易舉高宗焉舉太王焉孔子之說易舉文王焉舉箕子焉予之說所爲多舉近今之事亦師文王孔子之意非耳目所及雖亦有所感必不若所及之親且切也丙寅刊所說易而爲之敍嘗曰他日之說或如今之說或覆今之說而別建之說矣今之說幾盡覆丙寅之說一息不絕惟守此經後乎今日或復有說而必不能覆今之說非後之氣餒於今也今之說固非予之說而孔子之教也不能刪孔子特立之雜卦其敢於雜卦之外別闢一途以通文王之辭包義之畫乎此篇於傳之釋校詳卦則僅舉其雜物撰德之證於其編則略發之百未及一也世有好易而信雜物撰德之教者能卽彖爻之辭字字循雜而闡其所指必有不可量之積畜其於翼孔子以翼文王包義之功旣渙其羣必渙有丘而匪夷所思矣老幸不死方期十年勉竭其愚以充今之說也乙亥三月諸暨周善培敍

此之謂也。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雲之學，實有以得之矣。蓋人之生於天地之間，必有其性情，必有其才力，必有其氣節。苟無其性情，則不能成爲人；苟無其才力，則不能成爲士；苟無其氣節，則不能成爲君子。故曰：「性情者，人之所以生也；才力者，士之所以成也；氣節者，君子之所以立也。」子雲之性情，則其《賦》所謂「雄心壯志，高瞻遠矚」者是也；其才力，則其《賦》所謂「文辭淵雅，音節響亮」者是也；其氣節，則其《賦》所謂「不以物累，不以己傷」者是也。故其文章，雖極藻飾，而無毫髮之過；雖極鋪張，而無繁縝之病；雖極雄渾，而無驟急之弊；雖極清麗，而無輕浮之嫌。蓋其性情之正，才力之厚，氣節之堅，自然發見於其文章之中，而無所掩飾。故其文章，可以無往而不勝也。

上經

三三乾

上爻雜

五爻雜

初爻雜

二爻雜

三爻雜

四爻雜

五爻雜

六爻雜

七爻雜

八爻雜

九爻雜

十爻雜

十一爻雜

十二爻雜

十三爻雜

十四爻雜

十五爻雜

十六爻雜

十七爻雜

十八爻雜

十九爻雜

二十爻雜

二十一爻雜

二十二爻雜

二十三爻雜

二十四爻雜

二十五爻雜

二十六爻雜

二十七爻雜

二十八爻雜

二十九爻雜

三十爻雜

三十一爻雜

三十二爻雜

三十三爻雜

三十四爻雜

三十五爻雜

三十六爻雜

三十七爻雜

三十八爻雜

三十九爻雜

四十爻雜

四十一爻雜

四十二爻雜

四十三爻雜

四十四爻雜

四十五爻雜

四十六爻雜

四十七爻雜

四十八爻雜

四十九爻雜

五十爻雜

五十一爻雜

五十二爻雜

五十三爻雜

五十四爻雜

五十五爻雜

五十六爻雜

五十七爻雜

五十八爻雜

五十九爻雜

六十爻雜

六十一爻雜

六十二爻雜

六十三爻雜

六十四爻雜

六十五爻雜

六十六爻雜

六十七爻雜

六十八爻雜

六十九爻雜

七十爻雜

七十一爻雜

七十二爻雜

七十三爻雜

七十四爻雜

七十五爻雜

七十六爻雜

七十七爻雜

七十八爻雜

七十九爻雜

八十爻雜

八十一爻雜

八十二爻雜

八十三爻雜

八十四爻雜

八十五爻雜

八十六爻雜

八十七爻雜

八十八爻雜

八十九爻雜

九十爻雜

九十一爻雜

九十二爻雜

九十三爻雜

九十四爻雜

九十五爻雜

九十六爻雜

九十七爻雜

九十八爻雜

九十九爻雜

一百爻雜

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寫當潛而勿用之情。至於九語四十一字。泰僅得之半。泰初九尚許其征吉。乾爲純陽之卦。如國家全盛之時。乃於初九狀其潛之情。至於若是其勿用者。非寫乾初九之情。乃寫復初九之情。蓋復之初九。去剝也惟一間。初九在乾則爲六陽之本。在復則爲一陽之孤。嚴子陵之不仕也。天下認光武爲乾。子陵獨視爲剝之初復。猶未離於剝也。楊子雲自謂通玄。乃誤視王莽之剝爲乾。而欲成名。不安於閼。无不拔之操。乃蒙投閼之禍。蓋其讀乾不知初九之旁通於復。不知潛龍勿用之辭。爲復而發。子雲之意。或疑文王孔子爲憂患之過。无病而呻吟。不知一達其戒。乃適於悔。殺身以成不仁也。孔子於復。所以反復申勿用之戒。則以當剝之時。雖甚愚者。亦有所憚而不敢輒有所往。獨至於復。雖甚智者。亦不免欣幸之過。而忘其去剝之惟一間。且中藏三復三坤。說詳復卦以爲復之福將至。而不知剝之禍未解。一躁進乃適中其禍而悔無及矣。繫辭傳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說文訓之爲出。復彖曰。出入无疾。出之義。卽之之義。自乾言之。則初九出而之坤。自坤言之。則乾初九入而爲復。自復言之。則復出於乾之初九。自乾言之。則乾初九出而爲復。故復初九之辭。指乾初九而言。乾初九之辭。指復初九及全體而言。自他卦言之。一卦出於五卦。五卦出爲一卦。雜五卦而合爲一卦。由一卦可析爲五卦。故他卦之繫辭。多指所雜之卦。卽指所出之卦。如屯雜比。故象傳用比象不寢之辭。雜頤。故六二爻曰卽鹿无虞。乃因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義。雜剝復。故象傳曰天造草昧。雜蹇。故象傳同蹇象傳之辭曰

乾九難。不觀屯所難之五卦。直不知其不審諸辭之所指。不觀乾初九之難復。亦不知爻之潛龍或用。文言之不易乎世諸辭之所指。且不知復初九元吉之辭。六二爻傳下仁之辭之所指也。九三爻雜師䷼乾九二爻曰利見大人。卽師彖辭之丈人。子夏傳丈人作大人。直同辭矣。傳解之曰。德施普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師之德施而後可謂之普。文言曰天下文明。萬物仇童子之餉。黑闌野蠻。達於至極。湯一征而後萬民乃離黑闌野蠻而入於文明。反言之。師之不正者。即可舉文明之天下而陷之黑闌野蠻也。又曰閔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師以禁姦。閔邪之義也。師必以正。存誠之義也。芻有慚德。善世不伐之義也。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德博而化也。皆對師以立辭也。不觀夫師。則九二之位。僅見於田。德施安得遂普而無不化。天下安得遂文明。所閔者何邪。所存者何誠。所善者何禮。有何豐功而可謂之不伐。非据復師以立辭。文王孔子之親初九不免過謬。觀九二不免過榮矣。又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乃對師九二在師中之辭。而以寬解其所以爲中也。師九二爻傳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則又以懷之辭。解乾九二行往之效。且以萬邦解德施之普之所及。不惟師九二一爻對乾以立辭也。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律之嚴。卽文言所言廩行之謹之所本。六三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左次卽寬仁之義。常。卽庸之義。六五曰田有禽。古者田以簡車律。言田卽言師也。必曰因。所以證乾九二之在田。當詰爲師。不如後懷地上之詩。辭必周田。尤以證乾九二之出爲師。師六五之出於乾九二也。上九曰大君有命。閔國承家。大君。卽九二天人。

之義。開國承家。又文言善世之所本。然則師之全體。固無一而非乾九二一爻之情所發揮矣。不惟是也。辭之可驚者。莫若文言贊乾九二爲君德。上有九五。而以君許九二。何以處九二哉。及觀師上六大君有命之辭。乃知九二蓄德於居毫。而君則征葛以後。羣僕我后之興情也。孔子亦慮君德之辭之驚世也。故於師彖傳解之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所以證乾九二之君德。乃能用衆以正天下。故收天下歸往之效。辭於師發之。意則指師所自出之乾九二。於師九二不曰君而曰王。非換辭也。若曰以師毒天下則可亡。以師正天下。則何止於君一國。必可以王天下。不惟詔人以勿驚。且以師之辭爲未足。特於乾九二不能遂許之王。故於師廣其效而大其辭。皆以反復證乾九二一爻之雜師。師之全體皆雜乾九二一爻之情耳。

九三爻雜謙䷎繫辭多指所雜。如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謙象傳曰君子有終。同君子終之辭。所以著乾九三之出而爲謙。謙之卦出於乾九三。旣著矣。猶以爲未著也。更於謙九三爻同其辭曰君子有終。則又以著謙九三爲乾九三。且以著謙本坤卦。得乾九三旁通發揮而後成謙也。辭苟不指所出。則兩爻一象。何致著無可代。而必東君子終三字以同之耶。若夫爻之夕惕若厲。爲謙者之恭。文言知終終之。爲謙者之存其位。恭以存其位者也。致知至至之。則謙者之上行。居上不驕。則謙者之下濟。在下不憂。則謙者之卑不可踰。又曰行事也。則以寫謙者之不徒謙。凡有事於涉川謙初六辭侵伐謙六辭上行師征邑國謙上六辭之事。其曰進德修業。則以證謙之有本。必進德修業。而後尊者之謙爲有光。不然。則如王莽之折節。徒爲誑偽耳。卑

者之謙。尤必德業無斲。而後人莫敢踵其上。不然。則如裏師德之睡而自乾。徒爲鄉愿之賊耳。其曰修辭立其誠。則繫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也。案綜舉乾九三經傳之辭。無不指謙而發。證之謙。則字字有著。不證之謙。則寫一九三。辭乃費於九五。豈不以其勞而有功。上偏於九五。案辭傳曰謙勞而不伐不費辭。則无以寫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苦心哉。案然則乾九三爻辭。乃文王自寫其謙。文言之辭。則孔子寫文王之謙。不求之謙。皆尋常說理之通論。求之謙。則字字淵警。雖更費數千言。尙未足發此一爻之奧義也。

九四爻雜豫䷏䷏彖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乾九四爻曰。或躍在淵。躍之義。奮而出之義也。何以言或。文言特用豫六四勿疑之爻辭以解之曰。或之者。疑之也。必同疑之辭。所以證乾九四之或。爲對豫九四之疑以立辭也。文言曰上下无當。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曰上下。曰進退。案豫六三肝膽悔遲有悔之義。王弼注退悔遲曰羣。則因豫六四朋盍簪之辭。換朋而言羣。曰非爲邪。非離羣。則豫六四由豫大有得朋盍簪之義。曰及時。則豫象傳豫之時義大矣哉之義。乾九四文言既對豫以立辭。又於繫辭傳引豫六二而贊之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知幾也。見幾也。皆贊其及時也。贊之豫六二。則以證豫全體咸雜乾九四之德。不惟九四一爻也。此皆其著者也。辭之至奇者。莫若乾道乃革之四字。初讀之。極怪言乾何忽言革。及讀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忒。再讀革象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乃知乃革之辭。爲指九四出而爲豫。爲雷動而革時。豫之象

傳。則以證其體乾之革以爲動。革之彖傳。又以證豫傳之動卽爲革。再讀革九四曰。有孚改命。革至於九四。而後爻辭始許其改命。此又乾道乃革。必發於九四之所本。乾之九四。不惟出而爲豫之九四。且革之九四。亦出於乾之九四。傳慮人岐豫革爲二也。故於豫九四解之曰。志大行也。於革九四又同其辭義以解之曰。信志也。王弼注信志而行且慮人岐乾革而二也。故因革彖傳已曰乃革之辭。而於乾九四贊之曰乾道乃革。是皆所以證革九四同於豫九四。皆出於乾九四。又以著乾道乃革之辭。對豫而言。且對革而言。此則義之深者。非參伍錯綜以求之。則乾道乃革之辭。直不知其所指矣。豫爲順動。乾雖積功累德。至於九四。然非出而爲豫。得順天應人之效。則不敢動而妄有所革。乃之辭。難辭也。猶言乾道至此。始得順動之時。然後可以有所革也。文王已得天下三分有二之順應。旣及時矣而猶疑。故以服事殷終其身。或也。在淵也。乃文王自寫其苟求无咎。不敢輕革之情。猶之乎寫謙也。孔子則觀順動之效。以爲時不可失。故申之曰乾道乃革。則對文王可革而難乎革之情。曲申其敬。不求之雜。經傳之辭。皆若無機之死物。合雜而觀。乃若取之左右之逢其源。自來革命之紛糾。以革爲戲。亦未深玩乾九四之或之辭。在淵之辭。乃革之辭。且未嘗合豫而玩其順動之辭。疑之辭。合革而玩其乃革之辭。有孚改命之辭耳。

九五爻雜比䷕䷖乾九五爻曰。飛龍在天。乘之義。猶乘之義。乾六爻皆出之坤。惟五得尊位。故曰在天。爻曰利見大人。師九二則曰王三錫命。以證乾九二之大人。指此王也。五爻

曰利見大人。比九五則曰顯比。王用三驅。以證乾九五之大人。指此王也。不惟同王之辭。且同三之辭。是又以證乾九二歷三爻而見五。九二之大人。亦指比五之王。乾九五歷三爻而見二。九五之大人。亦指師二之王也。比九五曰顯比。乾九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覩言其顯。辭換而義則同也。比之彖傳曰下順從也。曰上下應也。以順從與應解比也。文言贊乾九五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凡九句。句句皆取對待之辭。同類相比之義。又直用應之辭一。用從之辭三。其他雖換爲同爲流爲就爲親。而無不爲比之義。猶慮讀者未信五之爲比也。於是又再贊之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日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合也。弗違也。奉也。皆比之義也。弗違至兩用。合至四用。苟非證九五雜比之德。脩辭何爲而必限於一義。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必繁稱聲氣水火雲龍風虎種種對待之辭。同類之義以證之。不對比而觀。不亦幾於無雜而無謂乎。但以飛龍在天爲九五之績。王莽朱溫。宜莫與之比。彼自以爲大人。而投彼清流。天下乃公認爲小人。而殃此梟獍。知乾九五雜比之義。則知天下所歸往謂之王之義。則可免於獨夫之誅矣。

上九爻雜剝三三爻辭曰。亢龍有悔。亢之辭。蓋指剝之一陽對五陰而言。五陰勢如洪水。一

陽據乎其上。斯可謂之亢。有悔之辭。卽剝彖不利有攸往之義。往斯有悔。悔斯不往矣。如以爲對乾上九而言。則乾之時如唐虞。上九從舉變之後。苟悔其亢而變柔。不爲夬之待決之一陰乎。傳曰盈不可久也。亦對剝上九而言。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虛言陰。息盈言陽。盈不可久。蓋對一陽而哀其不可久。亢之言抗也。於剝詔以自然之數。自然猶於天行乾上九則詔以勿抗自然之數。抗則有悔。猶是剝之順而止之之義也。必以亢龍爲指乾之上九。則試觀諸夬。夬上六所以戒其終不可長也。乃以夬爲三月卦。去四月之乾。只差一月。去六陽之乾。只差一爻。不可長者言其一決卽爲乾也。若乾上九之去坤。爻與時均差其六。倘謂乾盈卽爲姤。姤爲五月卦。必待十月而後陰消可至於上九。爲時亦五月之久。安得謂之不可久。準夬上六之辭。必如剝之一陽。而後可斷其一剝爲坤。爲不可久也。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亦對剝上九言之。九二爲師之大人。九三爲謙之君子。九四爲由豫之侯。九五爲顯比之王。初九雖位下。而爲天地之心。孔子以顏子當之。則復初九殆幾於聖矣。惟剝之上九。論爻則甚貴。而位則无權。六爻皆位。无位者。非无位也。无權也。繫辭傳曰。陽爲君。陰爲民。師謙豫比。五陰皆順一陽。而爲一陽之民。復雖在下之陽。而二下之。四從之。惟剝上九。位雖高於諸卦。而下之五陰。乃惟變之剝之。而莫之順從者。故曰无民。若對乾上九言。六爻皆陽。誰爲民者。又曰窮之灾也。則剝上九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義。而換終言窮也。又曰與時偕極。時之義。則剝彖傳天行之義。極之義。亦剝上九終不可用之義。

猶以爲未詳也。末復因剝彖辭不利有攸往彖傳順而止之之義。演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之三語。約之則仍不利有攸往之一語。止之一字之義耳。舊說皆以亢龍有悔爲對乾上九而言。於是而有升極當降荀爽窮則變郭象朱震要履之說。方成乾而卽降且變焉。是永无成乾之日。聖人於夬何必望其決一陰以憂小人。而君子亦終不得長哉。是蓋未合剝而觀。剝惟一陽。聖人尙望其爲碩果。爲載民之輿。安有方成乾。而遂詛咒其亢不可久耶。辭指所之。舍所之而強爲之詰。成康之朝。乃若幽厲。白日在天。竟同長夜。以乾上九爲乾上九。象與辭遂爲矛盾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傳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羣龍。指六陽。凡言首皆指上爻。乾之初二三四五。出爲復師謙豫比。皆見而藏於中。惟剝獨見於首。故五卦皆吉。獨剝不吉。其故則天德宜見而不見。所謂乾坤其易之緼。見而見。則違天德。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卽以解用九羣龍无首。而言六陽時時發揮孫之義以御天也。天之用在變化。言御則變化之中有制裁焉。六陽爲六卦。是變化也。初變爲復。正如復而同其性命。二變爲師。正如師而同其性命。且初二雖變爲復師。而乾初九自有乾初九之性命。九二自有乾九二之性命。是制裁也。繫傳所謂立本者也。其乘六龍而發揮於六卦。則繫傳所謂趣時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皆以言六陽之所之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元指初九。六陽皆有所用。舉初以晐其餘耳。師比之王。謙之君子服萬民。豫之由豫大有得。其爲言天

下之治無論矣。卽復之天地之心。亦撥亂反正之始。剝之君子得與。尤亂極思治之情。六卦無不言天下之治。天下治之辭。蓋合六卦而言乾六爻之所之。皆用以治天下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謂六陽雖以變化爲用。而皆有一定之軌則。其則爲何。論爻則初二變爲復師。其用卽爲復師之用。論辭則乾初二之辭。皆卽復師而爲之辭。以明其用。必觀初二所用之師復。然後可見初二之變化。及繫辭之軌則。舍師復則初二之用不可見。其變化所之。及其不變之軌則。皆不可見。變之義。猶雜也。不變之義。猶不雜也。六爻皆有所之。是其雜也。用與辭皆指其所之。是不雜也。合言之。卽天則也。且乾初九惟能變復。二三四五上。惟能變師謙豫比剝。不能如荀氏虞氏之說。乾二升坤五也。尤不能如近儒焦禮堂之說。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爲屯也。乾初九之辭惟能指復。二之辭惟能指師。不能如焦氏之說。以乾九二見龍在田之辭爲指屯也。變必有定。辭限所之。是謂之則。剛柔相推相易。純出自然。是謂之天。若如荀氏虞氏焦氏之說。則無則而極不自然。雖以廣乾之用。其於天則之訓。則大悖矣。乾六爻無一言吉。用九乃言吉者。則其所之之復。初九爻曰元吉。師彖曰吉。九二爻又曰吉。謙六三比六五爻皆曰吉。豫雖無吉之辭。而豫九四之大有得。蓋非小吉矣。獨剝以爲首過見之故。乃不得吉耳。然則用九言吉。蓋合所之五卦之吉。而言乾之六陽。在乾雖無吉。自上九外。其用於五卦。則皆吉也。不求之雜。用九之吉。安從出哉。乾坤獨加用九用六者。以乾坤無雜。惟於所之以爲用者見其雜。他卦則自有其雜。用卽見於本體之。

所雜。後儒不察。乃謂六十四卦皆有用。特於乾坤發其凡。於是屯蒙以下。爻爻皆求其所之。宋沈括近儒而六十二卦。乃皆不得其本卦。是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至於乾坤。則又爻爻執乾以爲說。而不求其所之。求其所之者。又以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爲之說。而不思夫剛柔相推相易。皆平行往來。不能如梯之升降。見繫辭傳升降二字不於是乾坤之九六。乃皆不得其用。而乾祇爲乾。坤祇爲坤。乾坤乃不足爲易之蘊。是乾坤毀而無以見易矣。文王特標用九。羣龍无首之旨。孔子則反復證明乾之用不在乾。而在六爻之所變化。學者乃獨略其變而泥於乾。不得其旨。遂以文言爲汎論德性問學之辭。說之雖極奧美。於乾坤之用。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言乾初九一出而爲復。六十四卦遂資之以始。不言卦而言萬物者。萬事萬物皆緼於六十四卦之中也。天。亦言六十四卦。莊子之言天。皆言其自然。六十四卦之境象。皆人世自然必有之境象也。六十四卦。惟復剝姤夬頤大過六卦所指揮統帥。而始於復。故復之力可以統天。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言乾之二三四五之四爻。出而成師謙豫比之四卦。中皆有坎。坎爲雲爲雨。乾行而施之坤。成此四卦之雲雨。四卦成。而同人履小畜大有之四卦。亦同時以成。則一切事物。皆流露昭布矣。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則言上九之出而爲剝。以成艮。艮象傳曰。其道光明。故曰大明。且兼言頤。說卦傳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咸始也。亦言艮兼言頤也。六位始復而終

剝。剝復合而頤成。六位之變於是乎成。必兼言頤者。六十四卦不雜復剝姤夬。則雜頤大過。復剝頤成。則姤夬大過同時以成。六位成而六十四卦同時以成也。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乾之六爻。以時出而制御人世一切自然之境。必曰御者。一卦爲一境象。同時即有制御。其境之道。存乎其中。旣示之病。且示之方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乃言六十四卦之性命。皆爲乾道所變化。初九變坤之初六。化而爲復。而復之性定。復之命以復之名亦定。繫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乃以明乾道變化之故。卽其一陰一陽之往來也。傳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申各正性命之旨。乾之六陽無不善。然變而繼坤。則成復師謙豫比剝之六卦。卦各有其性焉。各正性命之文。以今辭譯之。則箇性也。以俗語譯之。則各有各性。各有各名也。曰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上旣自復以至剝。此又自剝而至復。言剝之象。雖爲品物蒼落。而太和之氣。實溫其中。必以貞固之力持之而勿洩。則可再變而初九更出而爲復。自易言之。復一出而六十四卦又得其首。自人言之。剝一復萬國又咸享其寧。合之義。亦兼言頤。剝合復而爲頤。利貞之辭。則頤彖之辭也。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乃言乾之六爻。在不變時。爻爻皆剛健。二則中。初三則正。五則中正。上雖不中不正。而不失爲剛健。六爻純粹爲陽。不雜一陰。是乾之性精也。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則言乾道變化。六爻皆可發揮而旁通於坤。以成復師之六卦。同時而姤同人之六卦亦成。六十四卦亦成。而天下至躋之情以起。

純者爲性。雜者爲情。乾之雜皆乾。坤之雜皆坤。雖雜而純。自乾一旁通。於是乾坤之純皆雜而爲情。所謂利貞者性情也。性變而爲情。於是有利貞之戒。性則本貞。不待爲之戒矣。必曰旁通者。則以定乾坤往來之界。但能旁通。不能妄立升降之說也。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因彖傳之辭。言乾之發揮旁通。卽其時以六爻制御人世一切自然之境之用也。又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言其用之效。其發揮旁通而成師謙豫比之四卦。皆有坎是雲行雨施也。師以正。謙以勞。豫以服。比以從。四卦氣象皆太平也。所以致此太平之功。則乾之能御也。不言剝復者。復之平未著。剝之平已陂也。總彖傳文言贊乾之辭。皆贊其變易而爲復師六卦之義。泥乾以求之。則易不見而乾幾乎息。坤亦與之俱息矣。乾雖純陽。然亦雜五乾而成一乾。少讀九三九四文言。深疑孔子何窘於辭。而必同用君子五四五三二初進德脩業之六字。比求之雜。則由二至五一之乾。四乃爲三。二由初至五之乾。五四三二初  
一三乃爲四。一三可雜四。四可雜三。三四實同一德。故同進德脩業之辭。以證雜物撰德之旨。不惟此也。文言曰剛健中正。二。不正也。三四。不中也。皆贊以中正者。則觀之雜。由二至五。由二至上之兩乾。三之位皆變爲二。二至五之乾。四則爲五。三至上之乾。四又爲二。爲三四則不中。爲二五則中矣。是亦證雜物撰德之例。如此例者尙多。非乾坤之用。故於此不詳。學者於辭苟有所疑。試博求之雜。必有渙然冰釋之趣也。